



偏强的爱

憔悴的

青春

却鲜

七舟

作品

有无可原谅的

遥远的战

火，映

孤独

痛彻的

青春

毁灭

高密度的

故事

毁灭

波的浪潮

将

先出来，

山

桥

达

斜阳

作家出版社

非外借

巴格达 达 科

倔强的爱，憔悴的青春，却鲜
有无可原谅的仇恨。遥远的战
火，映照少女孤独、痛彻的
青春期。曲折婉转，高密度的
故事，犹如一波又一波的浪潮
将女性眼中的男人淘洗出来：

弋舟 作品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格达斜阳 / 弋舟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212-0233-5

I. ①巴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2179 号

巴格达斜阳

作 者: 弋 舟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85 千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233-5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你总是在挑选着钥匙

——策兰

目 录

第一部

在兰城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/ 3

第二部

柳市的人好像都比较富裕 / 63

第三部

巴格达斜阳是一种酒水 / 157

电视里那位大名鼎鼎的伊拉克领袖在发表讲话，内容被同期翻译出来：

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，这是一个战争罪行的开始……所有这些反抗行动会由真主来支持我们……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一天我们将秉承真主的荣耀……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并不感到任何胆怯和恐惧……

我并不感到任何胆怯和恐惧——丛好心里复述一遍这句话，从中汲取到一股力量。

电视里的伊拉克领袖一身戎装，头戴黑色贝雷帽，神态漠然，甚至有种漫不经心的木讷。丛好呆呆地望着他，心里想，自己生命中的严峻时刻，居然总是和这个男人神奇地对应起来。

与这一身戎装相比，丛好觉得他更应该是披着长长的阿拉伯白袍，衣冠如雪，松弛地骑在单峰骆驼的背上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

这样的形象，更符合三十岁的丛好对于一个男人的憧憬。

电视的画面切换到夕阳下的巴格达。整座城市陷入在寥廓的岑寂中，伊斯兰建筑的圆顶在斜阳下划出高贵的弧线，如同一幅剪影。丛好感受到这座城市危如累卵的骄傲，心想，其实一切就是从这样的画面开始的。

第一部 在兰城，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

1

十七岁时的丛好，比同龄的女孩子高出一些，同时也瘦上一圈，留着很短的、蓬茸的头发，骑一辆庞大得足以使兰城齿轮厂技校女生们望而生畏的“二八”自行车，慢悠悠地往返在兰城的街道上。

车子是父亲的，说不上旧，但绝对算不上是新。丛好从来不擦它。一个纤弱的少女，骑一辆巨大的男式车子已经很不相称了，如果这车子还不恰当地被擦拭一新，只会令人觉出滑稽。相反，家里被父亲骑着的那辆红色女车，却总是光彩耀眼。父亲把它的车圈擦出光亮刺目的效果，甚至动手给它的车梁缝了暗红色的平绒布套。这辆车子是母亲的。但是，两年前母亲不告而别，从这个家消失掉。

一个中年男人，突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妻子，当然会颓唐沮丧。老丛表达自己痛苦的方式，就是坚定地改骑老婆留下的这辆自行车。老丛骑着它，用老婆留下的布头，把它装扮得如同一位新娘。

有一天，父女俩凑巧同时回家，一进齿轮厂家属七区的大门，就被一群孩子捕捉到了灵感。他们响亮地笑起来，其中一个豁牙的，非常朴素地总结出了他们父女的状况，跑风漏气地宣布出来：

“公的是（骑）母的，母的是（骑）公的。”

丛好恶狠狠地从车子上跳下来，逼视住父亲，等待他做出惩罚性

的举动。其实丛好并不是很愤怒，她只是把这当成了又一次检验，看看自己的父亲，是不是真的那么猥琐。

没有出乎她的意料，面对检验的老丛，再一次被打上了“猥琐”的标签。老丛垂头丧气地从车子上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扛在肩上，佝着腰自顾自上楼去了。丛好的大车子是撂在楼下的，而老丛不放心他的小车子，不惜花费体力这么扛上扛下。

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能经历什么不幸呢？对于丛好来说，它们依次是：近视，痛经，学习成绩不佳（于是只能去读齿轮厂的技校），母亲离家出走，却留下一个“猥琐”的父亲给她。

“猥琐”这个词丛好是在某本小说上读到的，母亲走后，突然就被她安顿在了父亲头上。为此她还查了字典，字典上解释：猥琐，原指举止扭捏、拘束、不自然；或形容人体貌、气质不佳。为贬义词。

当然是贬义词。这个对于父亲的定义一旦落实，它所具备的那种凌厉的屈辱感，令丛好不由得哭了一场。

丛好真的认为父亲是猥琐的。这种猥琐无处不在。譬如“举止扭捏、拘束、不自然”，将那辆女式自行车骑出齜齜的暧昧，面对一群孩子的侮辱与挑衅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；譬如“体貌、气质不佳”，脸色蜡黄，仿佛身患沉疴，原本不算低的个头，却由于常年的佝背佻腰而一下子人为地降低了足有十厘米的高度。

父亲在丛好心目中的形象，早已经在那个雨天崩溃了。丛好记得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，父亲被雨水打湿后耷拉在鼻梁上的头发让她尤其难忘——它们服服帖帖地低垂着，间隔很长的时间滴下一滴水，然后又间隔很长的时间，再滴下一滴水。能够被丛好这么细致地观察到，说明父亲当时是静止的。

那时，父亲目瞪口呆地静止住，在不该静止的时候。母亲和一个

男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两颗脑袋前后左右地交错，令丛好分辨不出彼此。他们躲在厂区那排人迹罕至的仓库后面，挤在一台巨大的废弃车床的遮蔽之下，半卧半坐地纠缠着。

丛好忘记了，为什么会和父亲冒雨进入厂区，似乎是突然被父亲从家里拽了出来。那把支撑在自己头上的伞，突然就被父亲扔掉了。雨水像一层冰凉的纱蒙上了她的脸。父亲仿佛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，中了蛊，脖子微微缩进肩膀里，头向前探出去，聚精会神地看车床下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。他们非常忘我，衣襟上沾满泥水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。

丛好紧张地观察父亲。她认为父亲应该发作，应该扑上去，应该采取某种她无法估计的猛烈行动。——老丛拽着女儿同来，难道不是为了获取某种心理上的声援吗？难道，获取声援不是为了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吗？但是此刻老丛的态度令丛好迷惑。他那么安静，眼神里甚至有股自己做了错事的不知所措。有生以来，丛好第一次感到了胸口那种酸酸的滋味。

这样的父亲是令人悲愤的。

很多事情丛好不能够厘清，但那股悲伤的滋味却是非常确凿，直觉令她生出憎恶。母亲的面目被另外一颗脑袋所掩盖，但父亲的尊容却历历在目。他呆若木鸡的面孔近在咫尺，隔着迷蒙的雨雾，放大变形，像是照在游乐场的哈哈镜里，产生出古怪的扭曲。

丛好憎恶这张脸，这张脸曾经蒙受过的所有羞辱都被唤醒：它对每一个人的讪笑；它的两道眉毛像两根中间被埋下了枕木的铁轨，永远没有聚合在一起、形成那种叫做愤怒的表情的可能……

老丛行动起来后的第一个举措，是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又抹了一把，接着捡起雨伞（他居然还记得雨伞），扯住丛好的手回头便走。他在这场遭遇战中撤退了，起初步子有些蹑手蹑脚的味道，像一

个贼，走出他所认为的某个危险范围后，突然加速，丛好在后面被他拖得踉踉跄跄。

回到家里，老丛抽了支烟，枯坐良久，酝酿了一阵，悍然扑向阳台上那只养了一年多的母鸡。老丛左手掐在鸡脖子上，右手抄起盛着鸡饲料的搪瓷碗，以雷霆万钧的凶猛态势砸向鸡脑袋。那只鸡遭到了鸡类们史无前例的屠杀方式，凄厉的悲鸣戛然而止，尸体被重重地掷出去，兀自扑棱着翅膀跌跌撞撞地乱冲了一气。然后，才死不瞑目地栽倒。

扑落的鸡毛四处飘散，倒毙的死鸡就在眼前。丛好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暴力，吓得缩成一团。她心跳如鼓，突然认为，父亲还是像个傻瓜那样地静止住好，因为她已经肯定地认为，母亲也会被父亲像对待这只鸡一般地屠杀掉。

少女的心就这样被恐惧攫住。

这是一场漫长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惧。除了恐惧，丛好丧失了任何其他意识。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

结果却大相径庭。母亲一身泥水地回来，那只母鸡，被父亲加工成了一盘香气四溢的鸡块。他们坐在饭桌的两端，相安无事。一盏二十瓦的灯泡几乎吊在了人的鼻尖上，它悬在餐桌的正中央，在桌面上摊下昏黄的光晕。只有那盘鸡被照亮着，像是舞台上被追光灯刻意强调出的主角。父亲夹了鸡块在母亲的碗里，说：

“吃，吃。”

母亲埋头吃饭，带着泥水和铁锈的气息。他们像商量好了，都坚定地忽视着坐在中间的丛好。

如此出乎意料的局面，是丛好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。她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反而觉得胸口更加壅塞。一想到自己的恐惧原来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自我恐吓，雨中蓄积成的那股憎恶，就空前地滋长

起来。

丛好把这份憎恶不由分说地给予了父亲。

母亲最终选择离家出走，丛好没有感到多少意外，甚至都少有怨怼。在她眼里，母亲是能够被宽恕的。母亲总是和父亲在夜里搏斗，发出些沉闷的撞击声，然后就会披头散发地潜入她的房间。黑暗中，母亲的气息依然急促，带着永不消散的泥水与铁锈的味道。刚刚进行过一场艰苦的抵抗，她无法做到令自己悄无声息。她总是尽量躲得离丛好的床头远一些，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喘息。其实她不知道，丛好总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她。丛好从来都是醒着的，她的睡眠都已经交给了白天，她把黑夜用来聆听各种喑哑的对峙，用来凝视母亲像一个女鬼般的身影。丛好屏息静气地躺在黑暗里，被母亲散发出的气息所笼罩，宛如自己也置身在一个雨水朦胧的天气里，周遭是泥水与铁锈的气味。而且她自己也噤若寒蝉，生怕更加惊吓了草木皆兵着的母亲。

关于那个将母亲带走的男人，丛好认为她是知道的。有一天，她从楼上下来，看到一个男人蹲在楼下的花坛前。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，结实，粗壮，两只耷垂在膝盖上的手让人感觉出即将要掘进土地里的动势。他摆着一个随时要起跑或者腾跃的架势，显得浑身是劲，一点就着。当丛好走过这个男人的身边时，一个声音便在心里响亮地向她喊道：

“就是他！”

虽然这个“他”在丛好这里永远面目模糊，但那一瞬间扑鼻而来的泥水与铁锈的气味，便毫不动摇地给她将这个男人指认了出来。这个男人蹲在她家的楼下，显然是在等待。他如此昭彰，甚至嚣张，宛如一截打上了钢筋的混凝土在蛮横地示威，这样的一个做派，反而让丛好的内心感到了一丝的安慰。她觉得，或许，母亲被这样的一个人带走，也是好的吧？

这就是少女丛好的青春期，诸般不幸导致出一种浑浑噩噩的倦怠，令她在白天总是处在一种睡不醒的情势中。在学校里，丛好基本上是靠睡觉打发掉时间的。她没有朋友，也不期望有，有了朋友，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猥琐的父亲推荐出去。

丛好只期望不受干扰地睡觉，结结实实地睡着，比什么都好。

2

1990年的夏天，十七岁的丛好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幕，心里才像个真正的少女那样泛起了涟漪：

暑假是如此漫长，漫长到都使丛好睡得失去了倦意。她已经分不清困顿与清醒。一个午后，丛好在窗前漫无边际地眺望出去。越过烈日造成的氤氲，越过家属区布满尖锐玻璃的墙头，她看到十字路口被红灯阻拦住的车辆。天空在下火，在翻滚的热浪里，在甚嚣尘上的街中央，这些挤作一团的家伙显得那么猥琐。是的，猥琐。

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少年张树像一道闪电，划破了庸常，而猥琐，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脚。被红灯阻拦住的，有一辆拉货的卡车，上面垒满了货物。少年张树从车后飞身而上，拎起两箱东西跳下来，在光天化日之下飞奔而去。他是如此迅捷，如此从容不迫，以至于使他的偷窃行为具备了一股舍我其谁的正义气概。

事后丛好才得知，张树的赃物，不过是两箱方便面。但是这个事实，已经无法消减丛好内心对于这一幕所赋予的那种价值。

那一刻，丛好震惊了，如同目睹了一个奇迹。她实在难以将这一幕当作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就像鼓噪的蝉鸣和烈日暴晒下形容枯槁的植物那样毫无意义。她没有理由地坚信，自己目睹的这个奇迹必定蕴

含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寓意。她想立刻跑下楼去，她看到这个少年拐进了家属区东边的那条小巷。她想去看看他，面对面地看看他。但是她不敢，一种绝望的情绪没有道理地攥紧她，让她的呼吸都局促起来，再一次感到奄奄一息。

日后丛好不止一次地进入到那条小巷，骑着那辆巨大的男式自行车，飞快地穿越过去，像一个真正的贼那样，感受着那个少年英雄内心的风云。她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他的背影，幻想着自己像风一样从他身边刮过时的心情。但是，她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丛好甚至怀疑起这件事的真实性——那不是个梦吧？或者，只是一个少女在酷烈的夏日午后、饱睡了一觉产生出的幻觉？

直到有一天，张树拦在她的车子前，丛好的心里才呀地叫出了声：原来是他啊！

张树是兰城齿轮厂一带有名的问题少年，只读到初中毕业，就开始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了。其实像张树这样的少年，在这一带像杂草一样地丛生，只是他更狠，更招摇，是杂草里独领风骚的那一棵。时常会去齿轮厂技校门前溜达一圈的张树，在新学期伊始，突然盯上了丛好。这个瘦削高挑、留着男孩子般短发的少女，被齿轮厂技校那群处在青春期特殊健硕中的女生一对比，马上就显出了与众不同。

张树把丛好比作“花儿”，这是这个问题少年心目中最高级的比喻。张树决定追求丛好，用齿轮厂一带问题少年的话说，就是决定把这朵花儿“摘了”。

张树和一帮街头少年蹲在技校门前，放学的时候，他在拥挤的学生中一眼找到了丛好。丛好刚刚跨上了她的自行车，就被蹿上来的张树拽住了车头。

张树皮笑肉不笑地向丛好问道：“你这车子是哪儿偷来的？”

丛好一只脚撑在地上，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，心里却响亮地尖叫了一声。

张树觉得这个女生的沉默很让他难办，干脆开宗明义地说：

“你，给我做媳妇吧！”

这也是齿轮厂一带的语言，任何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女方，都可以被称为媳妇。

由于那个夏日午后所目睹的一切，由于其后一直贯穿在心里的那份盼望，使得丛好在听到这个直率的要求后，再一次陷入到迷乱的情绪当中。如今，当这个像闪电一样穿透猥琐的少年站在面前时，少女表现出了一种山重水复后的宁静。

众目睽睽，丛好从车子上下来，并且让开一小步，她采取的是一个完全放弃了自己车子的姿态。张树的手扶在那辆“二八”男车的龙头上，一下子不明白这个女生作何打算。丛好平静地看着张树，那态度，几乎就是悉听尊便的意思。在这一刻，少女丛好已经把自己的权利交付了出去。

张树其实是不懂得这里面含义的，他应对不了这种沉默的对峙，索性骗腿跨上了那辆自行车，绕着丛好慢悠悠地骑了一圈。让张树始料不及的是，当他准备再绕第二圈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居然伸手扶在了他的腰际，并且纵身跃坐在了车子的后座上。张树晃动了一下，将车轮用力蹬踏着，稳定住了车子，于是，在此起彼伏的嘘声中，风驰电掣地载走了丛好。

那一天，张树带着丛好在一家路边店吃了面条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可能在张树心里，认为请丛好吃点什么，是一种必要的仪式。

吃的时候，张树对丛好说：“我叫张树。”

说着还蘸了茶杯里的水写出了那两个字。

“树！”张树强调着，湿淋淋的手指将桌面上那个“树”字点击了